

《大公报》中林纾集外文三篇

江中柱

林纾的古文,在其生前已被整理为三集:《畏庐文集》(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)、《畏庐续集》(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)、《畏庐三集》(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)。林纾去世后,其弟子朱羲胄在《贞文先生年谱》(世界书局1949年版)中辑佚了数篇。20世纪80年代,张俊才先生编辑《林纾著译编年》^①,对林纾文作了较为详细的揭示,不但较全面地列出了林纾文的篇目,还标注了具体的出处,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。1990年,林薇先生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百年沉浮——林纾研究综述》的第五章第一节中,披露了其辑佚的诗文,其中文有五篇。李家骥等先生为纪念林纾诞辰一百四十周年,出版了《林纾诗文选》^②,收录新收集的单篇文章十多篇,其中《螺江太保七十寿文》已见《畏庐三集》,题作《陈太保寿文》。

笔者近翻阅《大公报》,辑得林纾文多篇,其中三篇的内容有助于林纾研究的深入,现标点抄录如下,并作简要的说明。

一、《论古文之不宜废》

文无所谓古也,唯其是。顾一言是,则造者愈难。汉、唐之《艺文志》及《崇文总目》中文家林立,而何以马、班、韩、柳独有千古?然则林立之文家均不是,唯是此四家矣。顾寻常之笺牒简牍,率皆行之以四家之法,不惟伊古以来无是事,即欲责之以是,亦率天下而路耳。吾知深于文者万不敢其设此论也。然而一代之兴,必有数文家撑拄于其间,是或一代之元气盘礴郁积发泄而成。至文犹大城名都,必有山水之胜状,用表其灵淑之所钟。文家之发,显于一代之间,亦正类此。呜呼!有清往矣,论文者独数方、姚,而攻诘之者麻起,而方、姚卒不之踣,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?方今新学始昌,即文如方、姚,亦复何济于用?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,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,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。知腊丁之不可废,则马、

①见《林纾研究资料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3年。

②商务印书馆,1993年。

班、韩、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。吾识其理，乃不能道其所以然。此则嗜古者之痼也。民国新立，士皆剽窃新学，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，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，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。吾甚虞古系之绝也。向在杭州，日本齐藤少将谓余曰：敝国非新，盖复古也。时中国古籍如丽宋楼之藏书，日人则尽括而有之。呜呼！彼人求新，而惟旧之宝；吾则不得新，而先隳其旧。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，将以厚币聘东人乎？夫马、班、韩、柳之文，虽不协于时用，固文字之祖也。嗜者学之，用其浅者以课人，转转相承，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，则中国之元气，尚有存者。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，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，几何不为东人所笑也？

按：此文录自《大公报》1917年2月1日“特别记载”栏，原报并附有先生像片。

张俊才《林纾著译编年》只是根据尹雪曼《白话与古文之争》确定此文发表于1917年。林薇《百年沉浮——林纾研究综述》则直接称此文“载1917年2月8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”。以后很多学者在论文中的注释均依照林薇先生的说法。

此文在林纾研究的文章中多被提及，但笔者发现大家所引用的都是胡适于1917年4月9日寄陈独秀的信中引用的几句：“呜呼！有清往矣，论文者独数方、姚，而攻诘之者麻起，而方、姚卒不之踣”；“知腊丁之不可废，则马、班、韩、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。吾识其理，乃不能道其所以然。此则嗜古者之痼也。”^①今将此文全文抄录，以供学者参考。

二、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》

鹤卿先生足下：读《大学日刊》得报书，欣慰无似。弟辞大学九年矣，然甚盼大学之得人，幸公来主持，甚善。顾比年以来，恶声盈耳，至使人难忍，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，既得覆书，足见我公宗圣明伦之宗旨，始终未背也。此外，尚有何说？弟所求者，存孔子之道统也。来书言尊孔子矣，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；来书言不悖伦常矣，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；来书言仍用古文矣，履心遂欲畅遂无言。至于传闻失实，弟拾以为言，不无过听，幸公恕之。然尚有关白者，弟近著《蠹叟丛谈》（见《新申报》），近亦编《白话新乐府》（付之《公言报》），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，与大学堂讲师无涉，公不必怀疑。与公交好二十年，公遇难不变其操，弟亦至死必伸其说。彼叛圣逆伦者，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，拚我残年，极力卫道，必使反舌无声、瘦狗不吠然后已。弟浅衷狭量，视公之雍容大度、并蓄兼收，相去远矣。春寒，伏唯珍卫。林纾顿首。

按：此文录自《大公报》1919年3月25日。

^①《胡适文存》卷一，亚东图书馆，1933年。

随着“文学革命”的兴起,林纾于1917年2月1日发表了《论古文之不宜废》,1918年又写作了《论古文白话之消长》,阐述自己文学主张。1919年2月至3月,林纾在《新申报》发表了文言短篇小说《荆生》、《妖梦》,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。林纾于1919年3月15日在《公言报》发表了《致蔡鹤卿书》^①。林纾此信发表以后,引起轩然大波,蔡元培当即发表了《答林君琴南函》^②,针对林纾的指责逐条驳斥。随后,在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上,批评林纾的文章纷如潮涌。

在新文学阵营对林纾大肆批判的同时,林纾也对自己进行了检讨,故致电各报馆,发表了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》。林纾在信中仍坚持自己的“宗圣明伦”主张,但对自己的“孟浪进言”表达了委婉的道歉:“至于传闻失实,弟拾以为言,不无过听,幸公恕之。”并说明《蠡叟丛谈》与《白话新乐府》“与大学堂讲师无涉”。林纾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,却是难能可贵。所以后来陈独秀在《随感录》中对林纾的态度表示赞许:“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,承认他自己的错处,像这样勇于改过,倒是很可佩服。但是他那热心卫道、宗圣明伦和拥护古文的理由,必须要解释得十分详细明白,大家才能够相信咧。”^③

至于林纾此函中“与公交好二十年”及《致蔡鹤卿书》中“与公别十余年”,有其事实。据《蔡元培全集》^④第十五卷“日记”中记载,1901年林纾还未到北京之前,在杭州期间与蔡元培交往较多。如7月23日(六月初八日)蔡元培“昨访方雨亭、高心桐于百子巷林公馆,不晤。晤子授、琴南、少泉三林君”^⑤。又,11月24日(十月十四日)蔡元培“晚邀琴南、稚伯、史师谭、翁震伯及亚泉饮于万年春”^⑥。

三、《为闽事覆诸同志书》

属以福建学生无辜为人戕杀,全国大愤。蒙诸君来电七纸,趣纾出而伸理,此夙心也。然纾年垂七十,卖画长安,伏蛰穷巷,未尝面人,自闻乡人被祸,椎心啜泣,无可如何。既闻列校学生万余人沿途呼拯福建,此等风义高并云天。纾,福建人也,覩然人面,乃无寸尺之效,痛恨之外尤增内愧,愧中复得诸君电趣,若竟置不闻,直狗豕之不如;猝欲出头又无法之可想。盖海内函电重重,皆责望于政府,而政府亦既坚持到底矣。

吾中国之人心不死,外人之持论颇公,福建之耻必可得可雪,亦决不

①后收入《畏庐三集》,改题为《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》。

②3月18日作,发表于3月21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。

③1919年4月13日《每周评论》第十七期。

④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8年。

⑤《蔡元培全集》第十五卷,第346页;记在“六月初九日下”。

⑥《蔡元培全集》第十五卷,第366页。

至于被吞蚀而亡。盖中国堂堂，非塞□^①亚、孟德内哥、罗马利亚、比利时之比，□四国亡而不亡，由人心存也。吾国□之积弱可也，谓之无人而坐待其亡，万万不可也。盖列强取均，势必无坐视中国听一强暴鱼肉之理。果强暴可恃，则欧战亦不至有三年之久，彼枭雄之主亦不至为荷兰之寓公矣。近事可鉴，而彼人竟出此伤天害理之行为，且彼能步亚历山大、拿破仑所为耶？之二雄者，如火如荼，毕竟收局如何？乃欲以区区兵力取列强之忌，吾不之惧也。方吾党学生沿途演说，时彼人乃散□纸烟，使下流掇拾，意以遏止学生之演说，意存挑衅。吾党学生但痛苦骂詈拾烟之无耻，未尝□□□不凡□□□□□。演说时，一学生气愤而晕，是非忠愤彻心胡至于是？呜呼！吾党今日之学生，即后来次第之执政，积仇在心，岂有不报者？以此之故，吾又不之惧也。虽然范蠡之复仇，使□卧薪尝胆之时，日日叫号骂詈，则夫□能兵子胥善谋，恐越未沼吴而吴先□越矣。且留侯博浪之椎果中，则扶苏□位，章邯主兵，秦决不亡，韩仇亦决不□。留侯知狙击之非计，后亦改图。可见报仇在能忍耻，能忍耻则耻心益深，首计财力，次谋兵力，均出之学问。学生果能以此二事□心悉力于学，又何患仇之不复、国之不强？前数月青岛之争，盖学生梦醒之时也。甲午败后，德人怂恿俄人劫取旅顺，因亦自夺胶州，卫海即同时而失，并无战祸，连丧军港形胜之地。而国中睚眦相视，不发一词。是时学校未昌，少年亦不知国家与己何涉，故瞠然若无闻见。今青岛之事，学生竟至不惜生命以争；福建创数人之学生，而全国耸动。吾知中国决有振兴之日，而又不之惧也。

惟兵力既不足恃，公理又无可伸，但有抵制外货之一法。鄙见“抵制”二字，须分别读之。抵者，撑拒之谓，使利不外溢也；制者，制作之谓，使货自内生也。今布、糖二项为大宗，必须外货且不待言，但以仁丹、中将汤言之，丈夫固欲抵制，而妇人望子切，视中将汤如性命，不抵制也。市镇有医，村落无医，乡人又视仁丹如性命，不抵制也。即以学校言，铅笔、粉笔、洋纸、仪器，何一非来自彼间？若欲抵制，须能自行制造此数种之物，财源方不外溢。拿破仑之大陆制度，亦为抵制英货而设。然葡萄牙先取英货，而彼得堡亦然。所以布奈巴有北争之役，覆大军数十万于莫斯科。因知抵制之难，不如自制之可恃。

仆老矣，百无所能，而报仇之心至死犹热，亦未尝与彼人来往，常常训告子孙为陆放翁之家祭，□对本校学生演说，往往至于流涕，并勗诸生为卧薪尝胆之范大夫，不愿诸生为博浪沙中之张子房。故外间恒谓正志中学不罢课为无耻，实则仆教其忍耻以求学，未尝教其忘耻也。为今日计，只有合各行省数百万众之学生，为一心静候政府解决，后此各励所志，求学于欧洲，吁请政府分别考核，筹巨资助之。一面劝道有力者出集公司为纱糖

①□为原件模糊者。下同。

厂,学生则专力于针线、火柴、胰皂、纸烟、铁丁、铅笔及仪器诸业。求其精而又精者归而制造,须知此等微物漏卮极钜。中国人以作官为归宿,不治贱业,所以日见其贫。彼人以吸收外利为本图,不慕浮荣,所以日见其富。此商战之要领,亦实业之先务。前此三十年,仆曾著一论,劝闽人学制橄榄油,以橄榄油为小机器之所必须。闽之橄榄至佳,可以为油,而听者鄙为细事,可见兴实业之难,亦吾国不审有生财之道。平日输财于外,百不之计,一经有事,始谋抵制,犹甲申、甲午二役,一无所备,而冒与人争也。夫子适卫,但有富教二事。富者,使其生财;教者,兼文德武功而言。以吾党学生之多,果学实业者即以实业为终身之业,学炮械及水陆二军者即以制炮械、水陆二军为终身之业,不慕有数千万之银元存之洋行,又不因避祸买租界之洋楼,不为贪花娶侦探之外妇,则中国万万无不强之理。

因承下愿,不能不吐吾隐,实则失晨之鸡、吠声之狗而已,于事一无所济,然耿耿寸心,固与吾党之同志学生及诸君之雅意不相差谬也。此不得已之言,而又承电趣,不得不言。知我罪我,万不敢计。冒死奉覆,乞鉴愚诚。

按:此文录自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15日,原题作《林琴南为闽事覆诸同志书》。

五四运动后,福州学生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,对日货倾销给予了沉重的打击。日人对此局面不甘心。1919年11月16日,日本人纠集流氓百余人大队进入福州城内,意在寻衅,下午出城,盘踞在大桥头。学生会学生七人正好乘人力车经过大桥头,日人等一拥而上,用刺刀、铁尺殴打学生,学生无力反抗。其中,一人头部受刀砍,一人被铁尺打断肋骨,一人被打断胫骨。此三者倒卧车中。余四人仓卒逃生,拼命跑回青年会。此后,日人又伤害平民及军警,造成了著名的“台江事件”。“台江事件”发生后,福州人民罢市、罢课,要求当局同日方“严重交涉”。全国学界、商界及知名人士积极呼应,以“争回民权、恢复国权”^①。北京、上海等地学生为支持福州人民的抗争,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等活动^②。

福州当地人致电林纾,希望他能“出而伸理”。此文为林纾的回复。林纾在回复中,表达了自己“痛恨之外尤增内愧”,“猝欲出头又无法之可想”的心态;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。他对抵制日货、强国之道的看法,亦值得注意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福建人民出版社

^①1919年11月21日《申报》载《全国各界联合会致全国通电》。

^②关于“台江事件”,可参阅林祥彩:《“台江事件”始末》,《台江文史》1988年第四辑;《大公报》、《申报》当时的报道。